

doc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重刊宋本毛詩  
注疏附校甚勤記

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



太子少保江西巡撫兼提督揚州阮元審定武寧縣貢生盧官荀校

新建戴效先  
程亦珍談巨川刻字  
臨川李顯才刷印

十三經注疏目錄(三)

三 毛詩正義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一
序	三
詩譜序	四
卷第一一一	
國風	
周南	
關雎	一一
校勘記序	二四
校勘記	二七
卷第一一二	
葛覃	三〇
卷耳	三三
樛木	三五
蟋斯	三五
桃夭	三六
校勘記	三八
卷第一一三	
兔窟	四〇
芣苢	四一
漢廣	四一
汝墳	四三
麟	四四
召南	四四
鵲巢	四五
采芣	四六

校勘記

卷第一一四

草蟲	五一
采蘋	五二
甘棠	五四
行露	五五
羔羊	五七
殷其雷	五八
校勘記	六〇

卷第一一五

標有梅	六二
小星	六三
江有汜	六四
野有死麕	六五
何彼禮矣	六六
騶虞	六八
校勘記	六九

卷第二一一

柏舟	七二
綠衣	七五
燕燕	七七
日月	七八
終風	七九
擊鼓	八〇
校勘記	八二
卷第二一二	

凱風	八五
雄雉	八六
匏有苦葉	八七
谷風	八九
式微	九二
旄丘	九二
校勘記	九五

卷第二一三

簡兮	九九
泉水	一〇一
北門	一〇三
北風	一〇四
靜女	一〇四
新臺	一〇五
二子	一〇六
校勘記	一〇七

卷第三一一

柏舟	〇九
牆有茨	一〇
君子偕老	一〇
桑中	一三
鶉之奔奔	一四
定之方中	一四
校勘記	一九
卷第三一二	
蝮蝻	二二
相鼠	二二
干旄	二三

載馳	二四
淇奧	二六
考槃	二八
碩人	二九
校勘記	三一

卷第三一三

氓	三四
竹竿	三七
芄蘭	三七
河廣	三八
伯兮	三九
有狐	四〇
木瓜	四一
校勘記	四二

卷第四一一

黍離	四六
君子于役	四八
君子陽陽	四九
揚之水	五〇
中谷有蓷	五〇
兔爰	五一
葛藟	五二
采芣	五三
大車	五三
丘中有麻	五五
校勘記	五六
卷第四一二	
鄭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緇衣……………一五九  
將仲子……………一六一  
叔于田……………一六二  
大叔于田……………一六三  
清人……………一六四  
校勘記……………一六六

卷第四一三

羔裘……………一六八  
遵大路……………一六八  
女曰雞鳴……………一六九  
有女同車……………一七〇  
山有扶蘇……………一七一  
摯兮……………一七二  
狡童……………一七三  
褰裳……………一七三  
校勘記……………一七五

卷第四一四

丰……………一七七  
東門之墀……………一七八  
風雨……………一七九  
子衿……………一七九  
揚之水……………一八〇  
出其東門……………一八〇  
野有蔓草……………一八二  
溱洧……………一八二  
校勘記……………一八三

卷第五一一

齊  
雞鳴……………一八六  
還……………一八九

著……………一八九  
東方之日……………一九一  
東方未明……………一九一  
校勘記……………一九三

卷第五一二

南山……………一九五  
甫田……………一九七  
盧令……………一九八  
敝笱……………一九八  
載驅……………一九九  
猗嗟……………二〇〇  
校勘記……………二〇三

卷第五一三

魏  
葛屨……………二〇六  
汾沮洳……………二〇七  
園有桃……………二〇八  
陟岵……………二〇九  
十畝之間……………二〇九  
伐檀……………二一〇  
碩鼠……………二一一  
校勘記……………二一三

卷第六一一

唐  
蟋蟀……………二一五  
山有樞……………二一七  
揚之水……………二一八  
椒聊……………二一九  
校勘記……………二二〇

卷第六一二

網繆……………二二二  
杕杜……………二二三  
羔裘……………二二四  
鶉羽……………二二四  
無衣……………二二五  
有林之杜……………二二六  
葛生……………二二七  
采芣……………二二八  
校勘記……………二二九

卷第六一三

秦  
車鄰……………二三二  
駟驥……………二三三  
小戎……………二三六  
校勘記……………二三九

卷第六一四

蒹葭……………二四一  
終南……………二四二  
黃鳥……………二四三  
晨風……………二四四  
無衣……………二四四  
渭陽……………二四五  
權輿……………二四六  
校勘記……………二四七

卷第七一一

陳  
宛丘……………二四九  
東門之枌……………二五〇

衡門……………二五一  
東門之池……………二五二  
東門之楊……………二五三  
墓門……………二五三  
防有鵲巢……………二五四  
月出……………二五五  
株林……………二五五  
澤陂……………二五六  
校勘記……………二五八

卷第七一二

檜  
羔裘……………二六一  
素冠……………二六三  
隰有萋楚……………二六四  
匪風……………二六五  
校勘記……………二六六

卷第七一三

曹  
蟋蟀……………二六八  
候人……………二六九  
鶉鳩……………二七一  
下泉……………二七二  
校勘記……………二七三

卷第八一一

豳  
七月……………二七六  
校勘記……………二七八  
卷第八一二  
鷓鴣……………二九二

東山	校勘記	二九四	校勘記	三三八	校勘記	三九〇	校勘記	四〇二	校勘記	四一五	校勘記	四二八	校勘記	四四一	校勘記	四五二	校勘記	四六三	校勘記	四七五	校勘記	四八七	校勘記	四九九																																																																																																																										
卷第八一三	破斧	三〇〇	南有嘉魚	三〇一	南有嘉魚之什	三四六	南有嘉魚	三四七	南山有臺	三四七	由庚	三四七	蓼蕭	三四八	淇露	三四八	形弓	三五〇	菁菁	三五〇	校勘記	三五三	卷第十一	六月	三五七	采芑	三六〇	校勘記	三六三	車攻	三六六	吉日	三六九	校勘記	三七一	卷第十一	鴻鴈	三七三	庭燎	三七四	沔水	三七五	鶴鳴	三七六	祈父	三七七	白駒	三七七	黃鳥	三七九	校勘記	三八〇	卷第十一	我行其野	三八三	斯干	三八三	無羊	三八八	校勘記	三九〇	卷第十二	節南山	三九三	正月	三九七	校勘記	四〇二	卷第十二	十月之交	四〇五	雨無正	四〇九	小旻	四一二	校勘記	四一五	卷第十二	小宛	四一九	小弁	四二〇	巧言	四二三	何人斯	四二五	巷伯	四二八	校勘記	四三〇	卷第十三	谷風	四三五	校勘記	四三六	卷第十三	大東	四三七	四月	四四一	北山	四四四	無將大車	四四五	小明	四四五	校勘記	四四八	卷第十三	鼓鍾	四五二	楚茨	四五三	信南山	四五九	校勘記	四六三	卷第十四	甫田	四六六	大田	四七二	校勘記	四七五	卷第十四	瞻彼洛矣	四七八	裳裳者華	四七九	桑扈	四八〇	鴛鴦	四八一	頍弁	四八二	車牽	四八四	校勘記	四八六	卷第十四	青蠅	四八九	賓之初筵	四八九	校勘記	四九七



卷第十五—一	魚藻之什	四九九	魚藻	四九九	采菽	四九九	角弓	五〇三	苑柳	五〇六	校勘記	五〇七		
卷第十五—二	都人士	五一〇	采綠	五一〇	黍苗	五一三	隰桑	五一五	白華	五一五	校勘記	五一九		
卷第十五—三	縣蠻	五二一	瓠葉	五二二	漸漸之石	五二二	苕之華	五二六	何草不黃	五二七	校勘記	五二九		
卷第十六—一	大雅	五三一	文王之什	五三一	校勘記	五三八	卷第十六—二	大明	五四〇					
卷第十六—三	縣	五五二	校勘記	五五二	棫樸	五五六	早麓	五五八	思齊	五六一	校勘記	五六四		
卷第十六—四	皇矣	五六七	校勘記	五六七	靈臺	五七八	下武	五八一	文王有聲	五八二	校勘記	五八五		
卷第十七—一	生民	五八七	校勘記	五八七	生民之什	五八七	行葦	六〇〇	既醉	六〇三	覺鷺	六〇七		
卷第十七—二	假樂	六一五	校勘記	六一五	卷第十七—三	假樂	六一五							
卷第十七—四	公劉	六一六	校勘記	六一六	卷第十八—一	桑柔	六五三	雲漢	六五八	校勘記	六六四	卷第十八—二	抑	
卷第十七—四	卷阿	六二六	民勞	六三〇	板	六三二	校勘記	六三七	卷第十八—三	崧高	六六九	烝民	六七四	
卷第十八—一	蕩	六四一	校勘記	六四一	卷第十八—四	韓奕	六七九	江漢	六八四	校勘記	六八八	常武	六九一	
卷第十九—一	瞻卬	六九四	校勘記	六九四	卷第十九—二	昊天有成命	七一六	我將	七一七	時邁	七一八	執競	七二〇	
卷第十九—一	周頌	七〇三	清廟	七〇三	維天之命	七〇八	維清	七〇九	烈文	七一〇	天作	七一二	校勘記	七一三
卷第十九—二	卷第十九—三	七二二	臣工	七二二	噫嘻	七二四	校勘記	七二六	卷第十九—四	振鷺	七三〇	豐年	七三一	
卷第十九—三	有瞽	七三一	潛	七三三	載見	七三五								

有客	武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校勘記	卷第十九一四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校勘記	卷第二十一一	魯頌	駉之什	駉	有駉	泮水	校勘記	卷第二十一二	閔宮	校勘記	卷第二十一三	商頌
七三六	七三七	七三八	七三九	七四〇	七四一			七四五	七四六	七四九	七五〇	七五二	七五三	七五四	七五四	七五六			七六一	七六五	七六七	七七一		七七六	七八四			

那	烈祖	玄鳥	校勘記	卷第二十一四	長發	殷武	校勘記
七八八	七九一	七九二	七九六		八〇〇	八〇四	八〇七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毛詩正義四十卷

漢毛亨傳鄭元箋唐孔穎達疏案漢書藝文

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然但

稱毛公不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始云趙人

毛長傳詩是為毛詩其長字不從艸隋書經

籍志載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

氏箋於是詩傳始稱毛萇然鄭元詩譜曰魯

人大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

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陸璣毛詩草木蟲魚

疏亦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詩類 一

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

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

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

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據是二書則作

傳者乃毛亨非毛萇故孔氏正義亦云大毛

公為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隋志所云殊

為舛誤而流俗沿襲莫之能更朱彝尊經義

考乃以毛詩二十九卷題毛亨撰注曰佚毛

詩訓故傳三十卷題毛萇撰注曰存意主調

停尤為於古無據今參稽眾說定作傳者為

毛亨以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人併傳授

毛詩淵源有自所言必不誣也鄭氏發明毛

義自命曰箋博物志曰毛公嘗為北海郡守

康成是此郡人故以為敬推張華所言蓋以

為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康成生於漢

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無所取案

說文曰箋表識書也鄭氏六藝論云注詩宗

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

下已意使可識別案此論今佚此據正義所引然則康成

特因毛傳而表識其傍如今人之簽記積而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詩類 二

成帙故謂之箋無容別曲說也自鄭箋既行

齊魯韓三家遂廢案此陸德明經典釋文之說然箋與傳

義亦時有異同魏王肅作毛詩注毛詩義駁

毛詩奏事毛詩問難諸書以申毛難鄭歐陽

修引其釋衛風擊鼓五章謂鄭不如王見詩本義

王基又作毛詩駁以申鄭難王王應麟引其

駁芣苢一條謂王不及鄭見困學紀聞亦晉載經典釋文

孫毓作毛詩異同評復申王說陳統作難孫

氏毛詩評又明鄭義並見經典釋文祖分左右垂數

百年至唐貞觀十六年命孔穎達等因鄭箋



爲正義乃論歸一定無復歧塗毛傳二十九卷隋志附以鄭箋作二十卷疑爲康成所併穎達等以疏文繁重又析爲四十卷其書以劉焯毛詩義疏劉炫毛詩述義爲彙本故能融貫羣言包羅古義終唐之世人無異詞惟王讜唐語林記劉禹錫聽施士句講毛詩所說維鵠在梁陟彼岵兮勿剪勿拜維北有斗四義稱毛未注然未嘗有所詆排也至宋鄭樵恃其才辨無故而發難端南渡諸儒始以摺擊毛鄭爲能事元延祐科舉條制詩雖兼用古注疏其時門戶已成講學者訖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廣等竊劉瑾之書作詩經大全著爲令典於是專宗朱傳漢學遂亡然朱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耳至於詩中訓詁用毛鄭者居多後儒不考古書不知小序自小序傳箋自傳箋闕然佐鬪遂併毛鄭而棄之是非惟不知毛鄭爲何語殆併朱子之傳亦不辨爲何語矣我

國家經學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

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經注疏

頒布學宮鼓篋之儒皆駸駸乎研求古學今特錄其書與小序同冠詩類之首以昭六義淵源其來有自孔門師授端緒炳然終不能以他說掩也



毛詩正義序

卷之三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諸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謔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閒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閒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

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

勅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

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脩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爲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詩譜序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疏

正義曰上皇謂伏羲三皇之最先者

故謂之上皇鄭知于時信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淳朴田漁而食與物未殊居上者設言而莫違在下者羣居而不亂未

有禮義之教刑罰之威為善則莫知其善為惡則莫知其惡其心既無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爾時未有詩詠○大

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疏

正義曰鄭注中候勅省圖以伏羲女媧神農三代為三皇以軒轅少昊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六代為五帝德合北辰者皆稱皇咸五帝座星者皆稱帝故三皇三而五帝六也大庭神農之別號大庭軒轅疑其有詩者大庭以還漸有樂器樂器之音逐人為辭則足為詩之漸故疑有之也禮記明堂位曰土鼓黃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氏古天子號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黃桴而土鼓注云中古未有金甌而中古謂神農時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為田報祭案易繫辭稱農始作耒耜以教天下則田起神農矣二者相推則伊耆神農並與大庭為一大庭有鼓籥之器黃帝有雲

詩譜序

一

門之樂至周尚有雲門明其音聲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絃絃之所歌即是詩也但事不經見故摠為疑辭案古史考云伏犧作瑟明堂位云女媧之笙簧則伏犧女媧已有樂矣鄭既信伏犧無詩又不疑女媧有詩而以大庭為首者原夫樂之所起發於人之性情性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嬰兒孩之則懷嬉戲弄躍之心玄鶴蒼鸞亦合歌舞節奏之應豈由有詩而乃成樂樂作而必由詩然則上古之時徒有謳歌吟呼縱令土鼓葦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故伏犧作瑟女媧笙簧及黃桴土鼓必不因詩詠如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鄭疑大庭有詩者正據後世漸文故疑有爾未必以土鼓葦籥遂為有詩若然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乃咏歌嗟歎聲成文謂之音是由詩乃為樂者此據後代之詩因詩為樂其上占之樂必不如此鄭說既疑大庭有詩則書契之前已有詩矣而六藝論論詩云詩者弦歌諷喻之聲也自書契之興朴略尚質而巳斯道稍衰姦偽以生上下相犯及其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道稍衰姦偽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彼書契之興既未有詩制禮之後始有詩者蓋論所云今詩所用誦美譏過故以制禮為限此言有詩之漸述情歌詠未有箴諫故疑大庭以還由

正義曰上皇謂伏羲三皇之最先者

主意有異故所稱不同禮之初與天地並矣而藝論論禮云禮其初起蓋與詩同時亦謂今時所用之禮不言禮起之初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

詩之道放於此乎疏

正義曰虞書者舜典也鄭不見

典故鄭註在堯典之末彼註云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為之聲中律乃為和彼舜典命樂已道歌詩經言詩無先此者故言詩之道也放於此乎猶言適於此也放於此乎隱二年公羊傳文言放於此者謂今誦美譏過之詩其道始於此非初作謂歌始於此也蓋稷稱舜云王以納言時而聽之格則乘之庸之否則威之彼說舜誦美譏過之詩其意謂詩是時而聽之格則乘之庸然大舜之聖任賢使能目諫面稱似無所忌而云情志不通始作詩者六藝論云情志不通者據今詩而論故云以誦其美而譏其過其唐虞之詩非由情志不通直對面歌詩以相詰且為濫觴之漸與今詩不一故臯陶謨說臯陶與舜相答為歌即是詩也虞書所言雖是舜之命夔而舜承於堯明堯已用詩矣故六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亦指堯典之文謂之造初謂造今詩之初非謂歌之初謳歌之

詩譜序

二

初則疑其起自大庭時矣然謳歌自當久遠其名曰詩未知何代雖於舜世始見詩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時也名為詩者內則說子之禮云詩負之註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澹為心思慮為志詩之為言志也詩緯含神務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已志而作詩為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隊故一名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子遺疏

正義曰夏承虞後必有詩矣但篇章絕滅無有子然而得遺餘此夏之篇章不知何時滅也有商頌而無夏頌蓋周室之初也記邇及商王不風不雅疏正義曰湯以諸侯行錄不得邇及商王不風不雅疏正義曰湯以諸侯行湯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明其政教漸興亦有風雅商周相接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言有而不取之

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

彰顯為戒者著明疏正義曰此論周室不存商之風雅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頌



德利過譏失之二事耳黨謂族親此二事各於已之族親周人自錄周之風雅則法足彰顯戒足著明不假復錄先代之詩敬先代故錄之。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

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疏正義曰自此下至

正詩之由言后稷種百穀之時衆人皆厄於飢此時乃得粒食后稷有此大功稱聞不朽是后稷自彼堯時流傳於此後世之名也堯典說舜命后稷云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阜陶謨稱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是其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

共財疏正義曰公劉者后稷之曾孫當夏時為諸侯以

稷至於大王公劉居其中商頌云昔在中葉亦謂自契至湯之中也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明民謂使衣服有章共財謂使之同有財用公劉在幽教民使至於大王上下有章財用不之故引黃帝之事以言之。至於大王

王季子克堪顧天疏正義曰此尚書多方說天以紂惡更求人主之意云天惟求爾多方

詩譜序

三

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注云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為天以視念者衆國無堪為之惟我周能堪之彼言文王武王能顧天耳大王王季為天所祐已有王跡是能顧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

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疏正義曰泰誓說武

政無息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言民得聖人

為父母必將有明政有安居文武道同故并言之。其時

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疏正義曰此

總言文武之詩皆述文武之政未必皆文武時

作也故文王大明之等檢其文皆成王時作。及成王周

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

疏正義曰時當成王功由周公故譜說成王之詩皆并舉

與不皆在制禮之後也故春官樂師職云及徹帥學士而本歌微立謂微者歌雅也是頌詩之作有在制禮前者也。

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疏

正義曰此解周詩并錄風雅之意以周南召南之風是王化之基本鹿鳴文王之雅初興之政教今有頌之成功由彼風雅而就據成功之頌本而原之其頌乃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以道衰乃作者名之為變此詩謂之為正此等正詩昔武王采得之後乃成王即政之初於時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大師以為常樂非孔子有去取也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燕禮用樂與鄉飲酒及國語稱魯叔孫穆子聘於晉晉人為之歌文王大明綿又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亦各取三篇風雅異奏明其先自次比非孔子定之故譜於此不言孔子其變風變雅皆孔子所定故下文特言孔子錄於此春官大司馬職鄭司農注云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曰為之歌邛邛衛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為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者孔子正之耳是司農之意亦與鄭向以為風雅先定非孔子為之義二十九年前左傳服虔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為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此說非也六詩之目見於周禮豈由孔子始定其名乎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由頌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諧亨齊哀公

詩譜序

四

夷身失禮之後邛不尊賢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

雅之作時節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

夷王故先言此也莊四年公羊傳曰齊哀公亨乎周紀侯謂

之徐廣以為周夷王亨之鄭知懿王者以齊世家云周亨哀

公而立其弟靖為胡公當夷王之時哀公母弟山殺胡公而

自立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不在夷王前矣受諧

亨人是衰閣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有大罪惡

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是周衰自懿王始明懿王受諧矣本紀言詩人作刺得不得以懿王之時雞鳴之詩作乎是以知亨之者懿王也衛世家云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為衛侯是衛頃公當夷王時郊特牲

云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至是夷王身失禮也。柏舟言仁而不遇是却不也。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

**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  
正義曰大率變風之作多在夷厲之後故云衆國紛然刺怨相尋擊鼓序云怨州吁怨亦刺之類故連言

**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疏**  
正義曰此言周室極衰之後不復有詩之意五霸之字或作五

伯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也中候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也。然則言伯者長也。謂與諸侯爲長也。五伯者三代之末王政衰微諸侯之強者以把天子之事與諸侯爲長。伯齊桓晉文也。知者鄭語云祝融之後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豷韋爲商伯矣。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云文之伯也。是五者爲霸之文也。此言五霸之末正謂周代之霸齊桓晉文之後明其不在夏殷之霸也。齊晉最居其末故

詩譜序

五

言五霸之末耳。僖元年公羊傳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是齊桓晉文能賞善罰惡也。其後無復霸君不能賞罰。是天下之綱紀絕矣。縱使作詩終是無益。故賢者不復作詩。由其王澤竭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是方伯。謂州牧也。周之州長自名爲牧。以其長於一方故公羊稱爲方伯。言無天子無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方伯。謂無賢明耳。

**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疏**  
正義曰懿王時詩齊

風是也。夷王時詩邶風是也。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爲其臣夏徵舒所弑。變風齊邶爲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故鄭舉其終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云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是詩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記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爲之作。序明是孔子舊定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者。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也。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務尚書璿璣鈴皆云三百五篇者。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

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讖緯皆漢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此言訖於陳靈則在魯僖之後。藝論云孔子錄周衰之歌。及衆國賢聖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四百年間。凡取三百五篇。合爲國風。雅頌。唯言至於魯僖者。據詩之首。君爲文也。陳靈公非陳詩之首。曹昭公以僖七年卒。卽位在僖之前。故舉魯僖以爲言也。藝論云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則商頌不舉。周代數篇。則兼取商詩。而云合爲國風。雅頌者。以商詩亦周歌。所用故得稱之。孔子刊定。則應先後依次。而鄭風清人。是文公詩處。昭公之上。衛風伯兮。是宣公之詩。在惠公之下。者。鄭答張逸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以爲錄者。直錄存義而已。然則孔子之後。始顛倒雜亂耳。

**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疏**  
正義曰此言孔子錄詩唯取三百之意。弘福如彼。謂如文武成王世脩其德。致太平也。大禍如此。謂如厲幽陳靈惡加於

民。被放弑也。違而不用。謂不用詩義。則勤民恤功昭事上帝。是用詩義也。互言之也。用詩則吉。不用則凶。吉凶之所由。謂由詩也。詩之規諫。皆防萌杜漸。用詩則樂。不用則憂。是爲憂娛之萌漸也。此二事皆明明在此。故唯錄三百一十一篇。庶今之明君。良臣。欲崇德。致治。克稽古於先代。視成敗於行事。及疾時。博士之說。詩既不精。其研覈。又不覩其終始。講於鄉黨。無昭哲陳於朝廷。不煥炳。故將述其國土之分。列其人之先後。

詩譜序

六

**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疏**  
正義曰自此已下。論作譜之意。本歲數不明。周本紀云。厲王三十四年。王益嚴。又三年。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二年。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是歲魯眞公之十四年。齊武公之十年。晉靖侯之十八年。秦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八年。衛僖侯之十四年。陳幽公之十四年。蔡武公之二十四年。曹夷伯之二十四年。鄭厲王死於彘。宣王卽位。四十六年。崩于幽。王立。十一年。爲大戎所殺。子平王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計共和元年距

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讖緯皆漢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此言訖於陳靈則在魯僖之後。藝論云孔子錄周衰之歌。及衆國賢聖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四百年間。凡取三百五篇。合爲國風。雅頌。唯言至於魯僖者。據詩之首。君爲文也。陳靈公非陳詩之首。曹昭公以僖七年卒。卽位在僖之前。故舉魯僖以爲言也。藝論云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則商頌不舉。周代數篇。則兼取商詩。而云合爲國風。雅頌者。以商詩亦周歌。所用故得稱之。孔子刊定。則應先後依次。而鄭風清人。是文公詩處。昭公之上。衛風伯兮。是宣公之詩。在惠公之下。者。鄭答張逸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以爲錄者。直錄存義而已。然則孔子之後。始顛倒雜亂耳。



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春秋之時年歲分明故云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鄭於三禮論語爲之作序此譜亦是序類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譜也易有卦書有孔子序故鄭避之謂之爲贊贊明也明己爲註之意此詩不謂之贊而謂之譜譜者普也欲知源流也註序世數事得周普故史記謂之譜牒是也

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

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

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疏正義曰此又揆言爲譜之理也若魏有儉齊之俗唐有殺禮之風齊有太公之化衛有康叔之烈述其土地之宜顯其始封之主省其上

下知其衆源所出識其清濁也屬其美刺之詩各當其君君之化傍觀其詩知其風化得失識其芳臭皆以喻善惡耳哀十四年公羊傳說孔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鄭取彼意也

詩譜序

周南召南譜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是岐屬雍州也。詩之篇說大王遷於周原闕官言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大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於豐周書稱王季宅程皇矣說文王既伐密須度其鮮原居岐之陽不出百里則王季居程亦在岐南程是周地之小別也。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正義曰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郡有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甫謐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趾是也。本或作杜陽案志扶風自別有杜陽縣而岐山在杜陽不在杜陽鄭於禹貢注云岐山在扶風美陽阻也。絲云周原膺膺董茶如飴是地肥美也。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幽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正義曰以帝乙紂之父準其年世與王季同時早麓說大王王季之事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言王季受玉瓚之賜也。尚書謂文王爲西伯當是繼父之業故知王季亦爲西

詩譜序

伯殷之州長曰伯謂爲雍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伯蓋亦八命也。如旱麓傳云九命然後錫以桓桓圭瓚孔叢云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三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之後大王王季皆爲諸侯矣。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桓桓之賜故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命爲西伯長始受圭瓚桓桓皆以爲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命不見孔叢之書。早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爲州伯也。文王在西故曰西伯。文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尚爲州伯。明王季亦爲州伯也。楚辭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注云伯謂文王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爲牧明非大伯也。所以不從毛說言至紂又命文王者。既已繼父爲州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也。知者以漢廣序云美化行乎天下而有其二。此詩猶美江漢汝墳。明是江漢之濱先被文王之教。若非受紂之命其化無由及之。明紂命之矣。江漢之域卽梁荆二州故尚書註云南兼梁荆其後化廣民附三分有二不必皆紂命也。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八咸被其德而從之。正義曰既引論語三分有二故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荆豫徐揚歸文王其餘冀青兗屈紂九州而有其六。是爲三分有其二也。禹貢九州夏時之制於周則夏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域有揚荆豫青兗雍冀冀并枝之於禹貢無徐梁有幽并故地理志云周監二代而損益之改禹貢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爲幽并是其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有冀梁雍荆揚并無徐管營然則此說蓋殷制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幽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不同於周禮又異故疑爲殷制耳。亦無明文言殷改夏也。地理志云殷於夏無所變爲殷制耳。不以爾雅爲世法又周禮冀幽并於禹貢唯一州耳。相率三分無一故從岐而橫分之據禹貢正經之文取六州以爲三分之二。準禹貢之境論施化之處不言當時有此州名也。序言化自北而南則於岐東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岐於土中近北故也。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且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正義曰文王受命作邑於豐文王有聲之文也。地理志云京兆鄠縣豐水出其東南皇甫謚云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



程徒此案皇矣篇云文王既伐密須徙於鮮原從鮮原徙豐而謚云自程非也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文王既遷於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爲采邑也言分采地當是半不知孰孰爲東西或以爲東謂之周西謂之召事無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者以秦誓之篇伐紂時事已言周公曰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並不在文王時已受采矣文王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爲都邑不得分以賜人明知分賜二公在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故知此時賜之采邑也既以此詩繫二公明感二公之化故知使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也言先公者大王王季賢人文王承其業文王自有聖化不必要用先公但子當述父之事取其宜者行之以先公爲辭耳猶自兼行聖化故有聖人之教故特言之耳文王使二公施化早矣非受采之後於此言之者明詩繫二公之意也言已所職者指謂六州之人服從於己者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時邁之詩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

詩譜序

九

弓矢時邁序云巡守則武王巡守矣王制說巡守之禮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故知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詩也譜云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則文王亦采詩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諸侯之納變風道欲觀民之情以知已政得失耳非能別賢聖之異風立一代之大典也文王猶爲諸侯王業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據武王之言也耳武王徧陳諸國之詩非特六州而已而此二南之風獨有二公之化故知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化尤最純潔故獨取其詩付屬之於大師之官使分而國之爲二國之風以大師掌六詩之職達聲樂之本故知屬之使分繫也。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化自岐而行於南國也。正義曰文王將建王業以諸侯而德行王道大王王季是其祖父皆有仁賢之行己之聖化未可盡行乃取先公之教宜於今者與己聖化使二公雜而施之又六州之民志性不等或得聖人之化或得賢人之化由受教有精麤故歌詠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解大師分作二南之意也知有此理者序云關雎麟趾之召南解大師分故繫之周公集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是得聖人之化也言宜爲天子賢人宜作諸侯言王者之風是得聖人之化也言

諸侯之風是得賢人之化也以周公聖人故以聖人之風繫之召公賢人故以賢人之風繫之六州本得二公之教因有天子之風義一聖一賢事尤相類故繫之二公既分繫二公以優劣爲次先聖後賢故先周後召也不宜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不直稱周召而義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二公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繼二公即二公爲其詩主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在召南是謂此爲風之正經。正義曰武王徧陳諸國得也。乃乘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正義曰武王徧陳諸國之詩今唯二南在矣明是棄其餘也。初古公宣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似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正義曰此事皆在大雅也鄭言此者以二國之詩以後妃夫人之德爲首召南夫人雖斥文王夫人而先王夫人亦有是德故引詩文以歷言。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義曰此思齊文也言文王先化於妻卒治家國此明二國之詩先以後妃夫人爲首之意。是故二國之詩以後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正義曰此論二國之詩次比之意是故者緣上事生下勢之稱

詩譜序

十

此後妃夫人皆大妣也一人而二名各隨其事立稱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之妃曰夫人道以化感爲名非爲先後之別有陳南諸侯之化故云夫人道以化感爲名非爲先後之別有陳聖化雖受命前事猶稱后妃有說賢化雖受命後事尚稱夫人人二國別稱而文王不異文者召南夫人爲首后妃變稱夫人足知賢聖異化於文王不假復異其辭故鵲巢之序言國君以著義於後皆以常稱言之聖王之馭世符瑞必臻故次麟趾騶虞於末欲見致嘉瑞也時實不致設以爲法故言耳以詩人之作各言其志麟趾騶虞雖騶虞之與鵲巢未必一人作也麟趾言公子之信厚騶虞雖騶虞之與鵲巢未必一人垂憲後昆大師此之於末序者申明其意因言關雎之應鵲巢之應耳其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而使詩有龍鳳之文亦業積脩其德以致風化述其美以爲之張逸云文王承先公之應既致其德設以爲法是其不實致也此諸於此篇之大略耳而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螽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兔置芣苢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變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芣夫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庭之妻甘棠行露朝庭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爲陰類故先於

召伯詩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  
開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為  
人羔羊標有梅江有汜騶虞四篇言文王所以論后妃夫人  
詳於周南而略於召南者以召南夫人則周南后妃既於后  
自事詳所以召南於夫人遂略其文王之德化多少不同者  
事與后妃不接連故言后妃所致者周南桃夭以上皆后妃身  
文與后妃不接連故言后妃所致者周南桃夭以上皆后妃身  
後三篇有后妃之化羔羊致後無夫入之化者亦是周南后  
妃既詳於召南夫人之化遂略致者行化於已自己致人草蟲以  
下非復夫人身事亦是夫人之化也羔羊召南之國化文王  
之政為鵲巢之功所致則漢廣文王之化太妃所贊周南  
以桃夭至若三篇為后妃所致漢廣以下其事差遠為文  
王之致召南以草蟲至行露四篇為夫人所致羔羊以下差  
遠為文王之致各舉其事互相發明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  
文王即位至受命之時已四十餘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鄭  
答張逸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之

詩譜序

七

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  
志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武王采得之時二公已有留土  
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  
五篇唯甘棠與何彼禮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武王伐紂乃  
封太公為齊侯令周召為二伯而何彼禮矣經云齊侯之子  
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云召伯召公為伯之後故知二篇皆  
武王時作非徒作在武王之時其美之事亦武王時也行  
露雖述召伯事與甘棠異時趙商謂其同時疑而發問故志  
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以為當文王與紂之  
時不審召公何得為伯答曰甘棠之功箋以為當文王與紂之  
與紂之時乎至行露篇箋義云哀亂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云此  
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哀亂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云此  
文王時也序義云召伯聽訟者從後錄其意是以云然而鄭  
武王時甘棠箋之所云美其為伯之功謂武王時也此二篇  
召伯因錄於召南風者以詩繫於召南尊適卑不失婦道  
召南多陳人倫事與相類又王姬賢女召南賢化又作在武  
王之世不可入文王聖化之風故錄之於召南也。風之始  
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

歌之以節義序故耳。正義曰云言或者道異說也鄭之前  
世有為此說者故因解之。二南之風言后妃樂得淑女無嫉  
妬之心夫人德如鸛鳴可以承奉祭祀能使夫婦有義妻妾  
有序女史歌之風切后夫人以節此義序故用之耳。王風云  
君子陽陽左執黃右招我由房謂路寢之房以人君有房中  
之樂則后夫人亦房中之樂亦歌周南召南故譜下文云路寢  
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用此或說為義  
也。后夫人用之亦當也。王肅云自關雎至采芣后妃房中  
之樂肅以此八篇皆述后妃身事故為后妃之樂然則夫人  
房中之樂當用鵲巢采芣鄭無所說義亦或然。射禮天子  
以騶虞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為節。正義曰  
在召南之篇亦是用之於樂故言禮記射義有此又彼注  
亦以為騶虞取其一發五祀喻得賢者多狸首取小大莫處  
御于君所采蘋取其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芣  
取夙夜在公各取其一篇之言為節此引之省文也。今無狸首  
當樂節相應彼每篇一言為節此引之省文也。今無狸首  
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為禮樂之記者從  
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正義曰言此者以射禮樂之記者從  
篇皆在召南則狸首亦當在今無其篇故辨之云諸侯所以

詩譜序

七

去之大射注云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  
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事天子惡其  
被射之言故棄之為禮樂之記者正謂記作射義者以狸首  
樂歌之曲故并樂言之射義註云狸首逸詩下云曾孫侯氏  
是也。其下文云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  
庶士小人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謂此是狸首  
經文也。彼雖引詩無狸首之字鄭知是狸首者以彼之說諸  
侯射法而引此詩其下又云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  
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言諸侯用為射節  
知是狸首之辭無狸首字者略引其文不盡其辭故也。周  
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正  
義曰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史記皆有世家言之周語引常棣  
是召公謚曰康也。闕官云建爾元子乃命魯公是元子世之  
也。燕世家云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當厲王之時則失  
其世次不得召公元子名謚傳國於後是元子可知。其大  
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正義曰傳  
九年公會宰周公于葵丘文五年召伯來會葬是春秋時周  
公召公也。經傳皆言周公故言公其旦與與次子名謚書傳無  
伯爵以左傳多云召公故言公其旦與與次子名謚書傳無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太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於東都受采存  
本周召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  
有召亭周則未聞今為召州是也左方無君世者此因詩繫  
二公故終言之其君世家亡滅且非此所須故也○問者  
曰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  
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夫  
省方設教為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之承天子之風今  
棄其詩夷狄之也○正義曰以列國政衰變風皆作南國諸  
侯其數多矣不得全不作詩今無其事故問而釋之○守陳  
詩者觀其國之風俗故采取詩以為黜陟之漸亦既僭號稱  
王不承天子威令則不可黜陟故不錄其詩吳楚僭號稱王  
春秋多有其事知徐亦僭者檀弓云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  
容居來弔其辭云昔我先君駒王是其僭稱王也○其餘江  
黃六夢之屬既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  
其詩蕪而不得列於此○正義曰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  
十二年滅黃文五年楚滅六并夢終為楚人所滅是被其驅  
逼陷惡俗也既驅陷彼俗亦不可黜陟又且小國政教狹陋  
故夷其詩輕蔑之而不得列於國風也邾滕紀莒春秋時小  
國亦不錄之非獨南方之小國也其魏與檜曹當時猶大於  
邾莒故得錄之春秋時燕蔡之屬國大而無詩者薛綜答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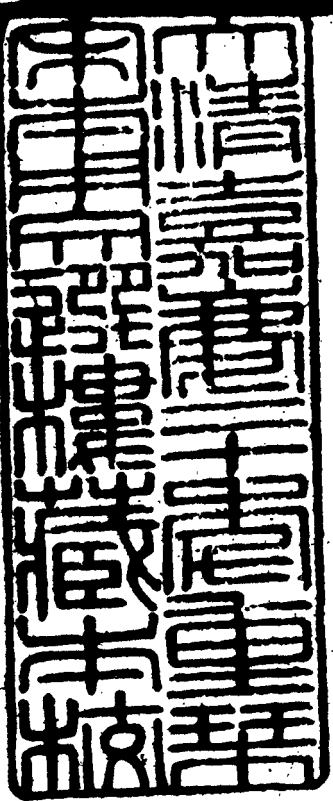
詩譜序

三

略云或時不作詩  
或有而不足錄

詩譜序終

翰林院編修南昌黃中模



翰林院編修南昌黃中模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之一）

日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奉

勅撰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者代

山之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陽而先  
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漢廣序又云文王之道被於  
南國是也○關雎七胥反依字且邊佳且音子餘反旁或作  
鳥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詁音古又音故傳音直戀反案  
詁故皆是古義所以兩行然前儒多作詁解而章句有故言  
郭景純注爾雅則作釋詁樊孫等爾雅本皆為釋故今宜隨  
本不煩○疏正義曰關雎者詩篇之名既以關雎為首遂以  
改字○疏關雎為一卷之目金滕云公乃為詩以貽王名  
之曰鳴鵲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為詩乃云名之則  
先作詩後為名也名篇之例義無定準多不過五少纔取一  
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偏舉則或上或下全取則或盡或  
餘亦有捨其篇首撮章中之一言或復都遺見文假外理以

詩疏之一

一

定稱黃鳥顯縣變之貌草蟲藥嘒嘒之聲瓜瓞取縣縣之形  
瓠葉捨番番之狀天與桃名而俱舉出從氓狀而見遺  
召旻韓奕則采合上下騶虞權輿則并舉篇末其中踳駁不  
可勝論豈古人之無常何立名之異與以作非一人故名無  
定目詁訓傳者注解之別名毛以爾雅之作多為釋詩而篇  
有釋詁釋訓故依爾雅訓而為詩立傳傳者通其義也爾  
雅所釋十有九篇獨云詁訓者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  
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釋言則釋詁之別故  
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  
形貌也然則詁訓者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  
義盡歸於此釋親已下皆指體而釋其別亦是詁訓之義故  
唯言詁訓足摠衆篇之目今定本作故以詩云古訓是式毛  
傳云古故也則故訓者故昔典訓依故昔典訓而為傳義或  
當然毛傳不訓序者以分置篇首義理易明性簡略故不  
為傳鄭以序下無傳不須辨嫌故註序不言箋說文云第大  
也字從竹弟稱第一者言其次第當一所以分別先後也○  
毛詩國風魯韓三家故題姓以別之或云小毛公加齊  
詩二字又云河間獻王所加故大題在下案馬融盧植鄭立  
註三禮並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國風國

者總謂十五國風者諸侯之詩從

疏

正義曰詩國風舊題

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也毛字漢世加之六  
藝論云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  
詩是獻王始加毛也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也為河間獻  
王博士不言其名范曄後漢書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為毛詩  
然則趙人毛公名為長也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  
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然則大毛公為其  
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  
摠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按鄭注三禮周易中侯  
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者  
莫不盡然然則本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在  
第下足得摠攝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  
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言國風者國是風化之界詩以當國  
為別故謂之國風其雅則天子之事政教刑于四海不須言  
國也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此先  
後舊無明說去聖人遠難得而知欲言先後為次則齊哀先  
於衛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衛在齊先檜處鄭後是不由作之  
先後欲以國地為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  
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為次則雞鳴之作遠  
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

詩疏之一

二

後采乎是不由采得先後也二三擬議悉皆不可則諸國所  
次別有意焉蓋迹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  
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為其次邨鄘衛者商紂畿內  
千里之地柏舟之作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餘烈武公之盛德  
資母弟之戚成入相之勳文公則滅而復興徙而能富土地  
既廣詩又早作故以為變風之首既以衛國為首邨鄘則衛  
之所滅風俗雖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以邨鄘先衛  
也周則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纔及邨畿詩作後於  
衛頃國地狹於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仍存不可過于後  
諸侯故使次之於衛也鄭以史伯之謀列為大國桓為司徒  
甚得周衆武公夾輔平王克成大業有厲宣之親有緇衣之  
美其地雖狹既親且勳故使之次王也齊則異姓諸侯世有  
衰德哀公有荒淫之風襄公有鳥獸之行辭有怨刺篇無美  
者又以大師之後國土仍大故使之次鄭也魏國雖小儉而  
能勤踵虞舜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季札觀樂美其詩音  
云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故次於齊唐者叔  
虞之後雖為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弘多故次  
於魏之後雖為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弘多故次  
故使之次唐也陳以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民多淫昏  
國無令主故使之次秦也檜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



小爾雅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議國風次之於末宜哉  
幽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於魯國之後小雅  
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諸國之例也鄭譜王在幽後者退  
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諸國之次當是大師所弟孔子刪定  
或亦改張襄二十九世故耳諸國之次當是大師所弟孔子刪定  
歌幽歌秦然後歌魏杜預云於詩幽弟十五秦弟十一後仲  
尼刪定故不同杜以爲今所弟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則如  
左傳之次鄭意或亦然也鄉飲酒云無筭樂注云燕樂亦無  
筭數或問或合盡歡而止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  
請觀於周樂此國君之無筭也以其福歌謂之無數不以數  
次爲無也鄭氏箋也鄭氏箋本亦作賤同薦年反字林云箋長  
筭也。鄭氏箋也鄭氏箋本亦作賤同薦年反字林云箋長  
義若隱暑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已意使可識別也然此  
題非毛公馬鄭王肅等題相傳云是雷次宗題承用既久莫  
敢爲異又案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慧遠法師詩義疏正義  
而續之釋題已如此又恐非雷之題也疑未敢明之疏正義  
曰鄭氏名立字康成北海高密人當後漢桓靈之時注此書  
也不言名而言氏者漢承滅學之後典籍出於人滅各專問  
命氏以顯其家之學故諸爲訓者皆云氏不言名由此而言  
毛氏爲傳亦應自載毛字但不必冠詩上耳不然獻王得之

詩疏一之一

三

何知毛爲之也明其自言毛矣鄭於諸經皆謂之注此言箋  
者曰毛字林云箋者表也識也鄭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所  
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爲箋餘經無所遵奉故謂之  
註註者著也言爲之解說使其義著明也漢初爲傳訓者皆  
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  
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註  
訓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爲周禮之註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  
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註未審此詩引經附傳  
是誰爲之其鄭之箋當元在經傳之下矣其毛詩經二十九  
卷不知併何卷也自周南至鄭氏箋凡一十六字所題非一  
訓也周南關雎至弟一詩國風元是大師所題也詩  
關雎后妃之德也。關雎舊解云三百一十一篇詩並  
是作者自爲名后妃芳非反爾雅云  
妃姬也對也左傳云嘉耦曰妃記云天子之妃曰后之德  
也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  
也訖末名爲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  
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  
東海衛敬仲所作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  
無大小之異解見詩義序並是鄭注所以無箋云者以無所

疏

疑亂故也。關雎后妃之德也。正義曰諸序皆一篇之義但  
分爲十五節當節自解次第於此不復煩文作闕雎詩者言  
后妃之德也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注云后之言後也執理  
內事在夫之後也釋詁云妃嬪也言嬪匹於夫也天子之妻  
唯稱后耳妃則上下通名故以妃配后而言之德者得也自  
得於身人行之德名此篇言后妃性行和諧貞專化下寤寐  
求賢供奉職事是后妃之德也二南之風實文王之化而美  
后妃之德者以夫婦之性人倫之重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  
子親則君臣敬是以詩者歌其性情陰陽爲重所以詩之爲  
體多序男女之事不言美后妃者此詩之作直是感其德澤  
歌其性行欲以發揚聖化示語未知非是褒賞后妃能爲此  
行也正經例不言美皆此意也其變詩則政教已失爲惡者  
多苟能爲善則賞其善事征伐徽猷始見憂國之心瞻仰昊  
天方知求雨之切意與正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  
經有異故序每篇言美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  
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始此風  
謂十五國風風是諸侯政教也下云所以風天下論語云  
君子之德風並是此義所以風如字徐福鳳反今不用疏

詩疏一之一

四

風之至國焉。正義曰序以后妃樂得淑女不淫其色家人  
之細事耳而編於詩首用爲歌樂故於后妃德下即申明此  
意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風化之始也言文王行化始於其  
妻故用此爲風教之始所以風化天下之民而使之皆正夫  
婦焉周公制禮作樂用之鄉人焉令鄉大夫以之教其民也  
又用之邦國焉令天下諸侯以之教其臣也欲使天子至於  
庶民悉知此詩皆正夫婦也故鄭譜云天子諸侯燕其羣臣  
皆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定本所以風天下俗本風下有化字  
誤也儀禮鄉飲酒禮者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其經云乃  
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者諸侯飲燕其臣子及  
賓客之禮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施化  
之法自上而下當天子教諸侯大夫大夫教其民今此先  
言風天下而正夫婦焉既言化及于民遂從民而廣之故先  
鄉人而後邦國也老子云脩之家其德乃餘脩之邦其德乃  
自狹至廣與此同意也。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  
以化之。風風也並如字徐上如字下福鳳反崔靈恩集  
云用風感物則謂之風沈云上風是國風即詩之六義也下  
風即是風伯鼓動之風君上風教能鼓動萬物如風之偃草



也今從沈說風以動之如字沈福鳳反云

謂自下刺上感動之名變風也今不用

風之始謂教天下之始也序又解名教為風之意風訓諷也

教也諷謂微加曉告教謂殷勤誨示諷之與教始末之異名

耳言王者施化先依違諷諭以動之民漸開悟乃後明教命

以化之風之所吹無物不扇化之所被無往不露故取名焉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疏** 正義曰上言

詩。正義曰上言用詩以教此又解作詩所由詩者人志意

之所之適也雖有所適猶未發口蘊藏在心謂之為志發見

於言乃名為詩言作詩者所以舒心志憤懣而卒成於歌詠

故虞書謂之詩言志也包管萬慮其名曰心感物而動乃呼

為志志之所適外物感焉言悅豫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

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藝文志云哀樂之情感歌詠

之聲發此之謂也正經與變同名 **情動於中而形於**

**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

**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疏** 正義曰上言

風風至化之

正義曰上言

風風至化之

正義曰上言

風風至化之

正義曰上言

風風至化之

正義曰上言

風風至化之

正義曰上言

風風至化之

正義曰上言

風風至化之

正義曰上言

風風至化之

正義曰上言

歎之此先云嗟歎之乃云永歌之直言既已嗟歎長歌又復

嗟歎彼此各言其一故不同也藝文志云誦其言謂之詩

其聲謂之歌然則在心為志出口為言誦言為詩 **情發於**

**聲聲成文謂之音** 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羽也聲成

徵階里反上下時掌反 **疏** 情發於至之音。正義曰情發

應對之應下註同 **疏** 於聲謂人哀樂之情發見於言

語之聲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唯是聲耳至於

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為曲似五色成文

一人之身則能如此據其成文之響即是為音此音被諸絃

管乃名為樂雖在人在器皆得為音下云治世之音謂樂音

則此聲成文謂之音亦謂樂之音也原夫作樂之始樂為人

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

制樂託樂器以寫人聲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但樂曲既定規

矩先成後人作詩謨摩舊法此聲成文謂之音若據樂初之

時則人能成文始入於樂若據樂成之後則人之作詩先須

成樂之文乃成音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

情情見於聲矯亦可識若夫取彼素絲織為綺縠或色美而

情發於

情發於

情發於

情發於

情發於

情發於

情發於

情發於

情發於

情發於

情發於

情發於

情發於

情發於

情發於

情發於

情發於

聲必須雜之意也此言聲成文謂之音則聲與音別樂記註  
雜比曰音單出曰聲記又云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則聲  
音樂三者不同矣以聲變乃成音音和乃成樂故別為三名  
對文則別散則可以通季札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公羊傳  
云十一而稅頌聲作聲即音也下云治世之音音即樂也是  
聲與音樂名得相通也樂記子夏對魏文侯云君之所問者  
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又以音樂為異  
者以文侯并問古樂新樂二者同呼為樂謂其樂音同也子  
夏以古樂順於民而當於神與天下同樂故定為樂名新樂  
淫於色而害於德直申說其音而已故變言溺音以曉文侯  
耳音樂非為異也樂記云淫樂禮子夏亦云

### 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乘亡國

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治直吏反之音絕句樂音洛  
絕句其政和一讀安字上屬以

樂其政和為一句疏。治世至民困。正義曰序既云情見  
下放此思息吏反疏。於聲又言聲隨世變治世之音既安  
又以權樂者由其政教和睦故也亂世之音既怨又以悲怒  
者由其政教乖戾故也亡國之音既哀又以愁思者由其民

詩疏一之二

七

之困苦故也樂記云其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其樂心感者  
其聲嘽以緩彼說樂音之中兼有二事此安以樂怨以怒亦  
與彼同治世之政教和順民心民安其化所以喜樂述其安  
樂之心而作歌故治世之音亦安以樂也良相云百室盈止  
婦子寧止安之極也湛露云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樂之至也  
天保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其政和也亂世之政教與民  
心乖戾民怨其政教所以忿怒述其怨怒之心而作歌故亂  
世之音亦怨以怒也參莪云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怨之至也  
巷伯云取彼謂人投畀豺虎怒之甚也十月云徹我墻屋田  
卒汗萊是其政乖也國將滅亡民遭困厄哀傷已身思慕明  
世述其哀思之心而作歌故亡國之音亦哀以思也若之華  
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哀之甚也大東云晷言顧之濟焉出  
涕思之篤也正月云民今之無祿天是極是謂天下和平  
述民志樂歌民詩故時政善惡見於音也治世謂天下和平  
亂世謂兵革不息亡國謂國之將亡也亂世謂世亂而國存  
故以世言之亡國則國亡而世絕故不言世也亂世言政亡  
國不言政者民困必政暴舉其民困為甚辭故不言政也亡  
國者國實未亡則無復作詩不得有亡國之音此云亂世亡國  
也若其已亡則無復作詩不得有亡國之音此云亂世亡國  
者謂賢人君子聽其樂音知其亡亂故謂之亂世之音亡國

之音樂記所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乘閒漢上之音亡國之  
音與此異也淫恣之人肆於民上滿志縱欲甘酒嗜音作為  
新聲以自娛樂其音皆樂而為之無哀怨也樂記云樂者樂  
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彼樂得其欲所以謂之淫  
樂為此樂者必亂必亡故亦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耳與  
此不得同也若然此二者言哀樂出于民情樂音從民而變  
乃是人能變樂非樂能變人案樂記稱人心感於物而後動  
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作樂以和其聲樂之感人深其移風  
易俗又云志微嗷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廉直莊誠之音作而  
民肅敬寬裕順成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  
淫亂如彼文又是樂能變人樂由王者所制民逐樂音而變  
此言民能變樂彼言樂能變人樂由王者所制民逐樂音而變  
賢哲歌謠采詩定樂以賢者所樂教愚者為樂取智者之心  
變不智者之心制禮之事亦猶是也禮者稱人之情而為之  
節文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是下民之所行非聖  
人之所行也聖王亦取賢行以教不賢舉得中以為裁不中禮  
記問喪稱禮者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是禮之本  
意出於民也樂記又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樂者樂其所  
自生是樂之本意出於民也樂記又曰夫物之感人無窮而  
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則滅天

### 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故正得失動天

如字沈音附近之近疏。故正至於詩。正義曰上言播詩  
厚音后本或作序非疏。於音音從政變政之善惡皆在於  
詩故又言詩之功德也。由詩為樂章之故正人得失之行變  
動天地之靈感致鬼神之意無有過於詩者言詩最近之餘  
事莫之先也公羊傳說春秋功德云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  
春秋何休云莫近猶莫過也詩之道所以能相感詩人陳  
詩者志之所歌歌者人之精誠精誠之道所以能相感詩人  
得失之事以為勸戒令人行善不行惡使失者皆得是詩能  
正得失也音正人之得失非獨正人君也下云上以風化下  
下以風刺上音正人君之得失非獨正人君也下云上以風化下  
嘉樂之正音使賞善伐惡之道舉無不當則可使天地效靈  
鬼神降福也故樂記云姦聲感人也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  
淫樂興焉正聲感人也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又  
曰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

詩疏一之一

八

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而有特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  
故先王制禮作樂為之節是王者采民情制禮樂之意禮樂  
本出於民還以教民與夫雲出於山復雨其山火生於木反焚其木復何異哉  
故正得失動天



焉萬物育焉此說聲能感物能致順氣逆氣者也天地云動  
鬼神云感互言耳周禮之例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鬼神與  
天地相對唯謂人之鬼神耳從人正而後能感動故先言正  
得失也此正得失與雅者正也正始之道本或作政皆誤耳  
今定本皆  
作正字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

化移風俗疏

先王至俗。正義曰。上言詩有功德。此言用詩之事。經夫婦者。經常也。夫婦之道。常室道有常。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德音莫違。夫婦猶商書云。常厥德也。成孝者。孝以事親。可移於君。敬以事長。可移於貴。若得罪於君。親失意於長。貴則移於君。敬以事長。可移於貴。孝敬也。厚人倫者。倫。理也。君臣父子。不親。君臣父子。不親。朋友道絕。男女多違。別皆是人之常理。父子不親。君臣不敬。朋友道絕。男女多違。是而無厭也。故教民使厚。此人倫也。美教化者。美。謂使人服。此教化也。移風俗者。地理志云。民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急。則失於躁。緩則失於慢。王者為政。當移之。使緩急調和。剛柔

詩疏之一

九

柔得中也。隨君上之情。則君有善惡。民並從之。有風俗。傷敗者。王者為政。當易之。使善。故地理志云。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然後先王用詩之道。為此五事也。案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脩其教。不其俗。此云。易俗。彼言。不易者。彼謂五方之民。戎夷殊俗。言不通。器械異制。王者就而撫之。不復易其器械。同其言。音。故言不通。器械異制。王者就而撫之。不詩樂同其功也。然則詩樂相將。無詩則樂。無樂則詩。此序言詩豈有黃帝之詩。有樂。而無詩。何能移風易俗。斯不。然矣。原夫樂之初也。始於人心。出於口。歌。聖人作八音之器。以文之。然後謂之為音。謂之為樂。樂雖逐。詩為曲。既成。其音。可。久。是以昔次第之。序音。有官商相應之節。其法。既成。其音。可。久。是以昔日之詩。雖絕。昔日之樂。常存。樂本由詩。而生。所以樂能移俗。稱其聲。謂之樂。誦其言。謂之詩。聲言不同。故異。時別。教。王制也。由其事。異。故。異。教。也。此之謂。詩。樂。厚。詩。教。也。廣。博。易。良。樂。教。故。有。詩。則。有。樂。若。上。皇。之。世。人。性。醇。故。詩。有。六。義。焉。一。厚。徒。有。嬉。戲。之。樂。未。有。歌。詠。之。詩。

故詩有六義焉一

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必履反與虛應反疏。故詩至六曰頌。正義曰。上言詩功。沈許。既反。頌音訟。疏。既大明。非一義。能周。故又言詩有六。其大。師。上。文。未。有。詩。字。不。得。徑。云。六。義。故。言。六。詩。各。自。為。文。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是。解。六。義。之。名。也。彼。雖。各。解。其。名。以。詩。有。正。變。故。互。見。其。意。風。云。賢。聖。之。遺。化。謂。變。風。也。雅。云。言。今。之。正。以。為。後。世。法。謂。正。雅。也。其實。正。風。亦。言。當。時。之。風。化。變。雅。亦。是。賢。聖。之。遺。化。謂。天子。美。有。形。容。容。止。云。誦。今。之。德。廣。以。美。之。不。解。容。之。義。謂。天子。美。有。形。容。言。通。正。變。兼。美。刺。也。比。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刺。俱。有。比。興。者。也。鄭。必。以。風。言。賢。聖。之。遺。化。舉。變。風。者。以。唐。有。堯。之。遺。風。故。於。風。言。賢。聖。之。遺。化。賦。者。直。陳。其。事。無。所。避。諱。故。得。失。俱。言。比。者。託。於。物。不。敢。正。言。似。有。所。畏。懼。故。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興。者。興。起。志。意。讚。揚。之。辭。故。云。

詩疏之一

十

見今之美以喻勸之雅既以齊正為名故云以為後世法鄭  
之所註其意如此詩皆用之於樂言之者無罪賦則直陳其  
事於比興云不敢斥言嫌於媚諛者據其辭不指斥若有嫌  
懼之意其實作文之體理自當然非有所嫌懼也六義次第  
如此者以詩之四始以風為先故曰風風之所用賦亦以興  
為之辭故於風之下始賦賦與於風之與然後次以雅頌亦以  
賦比興為之鋪陳善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也  
鄭司農云此者比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司農又云興  
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已心詩文諸舉草  
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賦比興如此者言事之道直  
陳為正故詩經多賦在比興之先比與興雖同是附託外  
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比居興先也毛傳特言興也  
為其理隱故也風雅頌者皆是施政之名也上云風風也教  
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是風為政名也下云雅雅者正也政  
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是雅為政名也周頌頌云頌之  
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之謂容是頌為政名  
也人君以政化下臣下感政作詩故還取政教之名以為政  
詩之目風雅頌同為政稱而事有積漸教化之道必先調動  
之物情既悟然後教化使之齊正言其風動之初則名之曰

風指其齊正之後則名之曰雅風俗既齊然後德能容物故  
功成乃謂之雅者以諸侯列土樹疆風俗各異故唐有堯之遺  
下魏有儉約之化由隨風設教故名之為風天子則咸加四  
海齊正萬方政教所施皆能齊正故名之為雅雅之詩緣  
政而作政既不同詩亦異體故七月之篇備有風雅頌頌頌  
序云史克作是頌明作者本意自定為風體非采得之後始  
定體也詩體既異其聲亦殊公羊傳曰十一而稅頌聲作史  
記稱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聲諸云師擊之始關雎之亂早失  
風聲矣樂記云人不能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  
道之是其各別聲也詩各有體體各有聲大師聽聲得情  
知其本意則風雅頌者詩之風召南為諸侯之風是聽聲而知  
之也然則風雅頌者詩之體賦比興是詩之辭賦比興是詩之  
大小不同而得並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辭賦比興是詩之  
詩之成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非別有篇卷  
也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此賦興與否曰賦興與否非別有篇卷  
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與逸  
見風雅頌有分段以爲比賦興亦有分段謂有全篇爲比全  
篇爲興與鄭指摘言之鄭以賦興與否直是文辭之異非篇  
卷之別故遠言從本來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

詩疏一之一

士

先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  
體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與也與在篇中則賦亦  
興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與也與在篇中則賦亦  
雅頌三詩而已與論云至周分爲六詩者據周禮六詩之文  
而論之耳非謂篇卷也或以爲鄭云孔子已合於風雅頌中  
則孔子以前未合之時賦興與別爲篇卷若然則雖其章句  
析其文辭樂不可歌文不可誦且風雅頌以賦興與爲體若  
比賦興別爲篇卷則無風雅頌矣是比賦興與之義有詩則有  
之唐虞之世治致升平周於太平之世無諸侯之風則唐虞  
之世必無風也雅雖王者之政乃是太平前事以堯舜之聖  
黎民時雍亦似無雅於六義之中唯應有頌耳夏在制禮之  
後不復面稱目諫或當有雅夏氏之衰昆吾作霸諸侯疆盛  
或當有風但篇章泯滅無以言之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  
周分爲六詩據周禮成文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  
言之詩之六義非起於周也

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

曰風 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之宮商  
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下以風福風反注

風刺同刺本又作刺七賜反諷古 疏 上以至日風。正義  
穴反詐也故曰風福風反又如下皆用此六義之意在上人君  
君君又用之教化故又言上下皆用此六義以風喻箴刺君上  
用此六義風動教化在下人臣用此六義以風喻箴刺君上  
其作詩也本心主意使合於官商相應之文播之於樂而依  
違譎諫不直言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過而悔之感而不  
而罪戮之聞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過而悔之感而不  
切微動若風言出而過改猶風行而草偃故曰風上言風風  
也教也向以下申風義此六義之下而解名風之意則六義皆名爲  
相應解盡風義此六義之下而解名風之意則六義皆名爲  
風以風是政教之初六義風居其首故六義皆名爲風六義  
隨事生稱耳若此辭擷上六義則有正變而云主文譎諫唯  
說刺詩者以詩之作皆爲正邪防失雖論功誦德莫不匡正  
人君故主說作詩之意耳詩皆人臣作之以諫君然後人君  
用之故先尊後卑襄十六年左傳稱齊人伐魯求救於晉晉人  
不許穆叔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穆叔賦而  
首人不得怨之是言之者無罪也獻子服罪是聞之者足以  
戒也俗本戒上有自字者若風之動物故謂之譬喻不斥言也  
至直諫。正義曰風者若風之動物故謂之譬喻不斥言也

詩疏一之一

士

人君教民自得指斥但用詩教民播之於樂故亦不斥言也  
上言聲成文此言主文知作詩者主意令詩文與樂之宮商  
相應也如上所說先爲詩歌樂逐詩爲曲則是官商之辭學  
詩文而爲之此言作詩之文主應於官商者初作樂者準詩  
而爲聲聲既成須依聲而作詩故後之作詩者皆主應於  
樂文也譎者權詐之名託之樂歌依違而諫亦權詐之義故  
謂之譎諫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  
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疏 至于至雅作矣。正義曰  
言變之意至于王道衰禮義廢而不行政教施之失所遂使  
諸侯國異政下民家殊俗詩人見善則美見惡則刺之  
而變風變雅作矣至于者從盛而至于衰相承首尾之言也  
禮義言廢者典法仍存但廢而不行耳政教言失者非無政  
教但施之失理耳由施之失理故使國異政家殊俗皆  
是道衰之事故云道衰以冠之禮義者政教之本故先禮義  
而後政教定本禮義廢俗本有作儀字者非也此家謂天下  
民家孝經云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亦謂天下民家非大夫稱  
家也民隨君上之欲故稱俗若大夫之家不得謂之俗也變  
風變雅必王道衰乃作者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治平累

曰風 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之宮商  
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下以風福風反注





之情言不有先王之訓孰能若此先亡者見其匡諫意微知其國將亡滅也。是以一國之事

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

謂之雅(疏)是以至之雅。正義曰序說正變之道以風

以者承上生下之辭言詩人作詩其用心如此一國之政事善惡皆繫屬於一人之本意如此而作詩者謂之雅言風雅下之政事發見四方之風俗如是而作詩者謂之雅言風雅之心耳要所言之人。心乃是一國之心詩人覽一國之意以為己心故一國之事繫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謂一人言之詩人摠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為己意而詠歌王之政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所言之乃是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風之與雅各是一人所為風言一國之事繫一人雅亦天下之事繫一人雅言天下之事謂一人言天下之事風亦一人言一國之事序者逆順立文互言之耳故志張逸問嘗聞一人作詩何謂答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

詩疏一之一

五

政得失閱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於一人之本身如此言風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則一國皆美之一人刺則天下皆刺之谷風黃鳥妻怨其夫未必一國之妻皆怨夫耳北門北山下怨其上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也但舉其夫婦離絕則知風俗敗矣言己獨勞從事則知政教偏矣莫不取衆之意以為己辭一人言之一國皆悅假使聖哲之君功齊區宇設有一人獨言其惡如弁隨務光之羞見殷湯伯夷叔齊之恥事周武海內之心不同之也無道之主惡加萬民設有一人獨稱其善如張竦之美王莽蔡邕之惜董卓天下之意不與之也必是言當舉世之心動合一國之意然後得為風雅載在樂章不然則國史不錄其文也此言謂之風雅理兼正變天下無道政出諸侯而變雅亦稱雅者當作變雅之時王政仍被邦國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是善政惡政皆能以仁而民從之桀紂詩亦名為雅及平王東遷政遂微雅者正也言王政之弱其政纒行境內是以變為風焉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疏雅者至雅焉。正義曰上已解風名故又解雅名雅者訓為正也由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

還以齊正為名王之齊正天下得其道則述其美雅之正經及宣王之美詩是也若王之齊正天下失其理則刺其惡幽厲小雅是也詩之所陳皆是正天下大法文武用詩之道則與幽厲不用詩道則廢此雅詩者言說王政所用廢興以其廢興故有美刺也又解有二雅之意王政教有小大詩人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酌酒飽德能官用士澤被昆

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酌酒飽德能官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為大體述其小事制為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焉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此其所以異也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述其當國之歌而作之雅頌之音則王者徧覽天下之志摠合四方之風而制之樂記所謂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事也詩體既定樂音既成則後之作者各從舊俗變風之詩各是其國之音季札觀之而各知其國由其音異故也小雅音體亦然正經述大政為大雅述小政為小雅小雅大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其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

詩疏一之一

六

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風述諸侯之政非無小大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頌則功成乃作歸美報神皆是大事無復別體故不分為二風二頌也定本王政所由廢興與俗本王政下有之字誤也

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疏)

頌者至神明者。正義曰上解風雅之名風雅之體故此又解頌名頌體上文因變風變雅作矣即說風雅之體故言謂之風謂之雅以結上文此上未有頌作之言文無所結故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明訓頌為容解頌名也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解頌體也上文雅者正也此亦當云頌者容也以雅已備文此亦從可知故略之也易稱聖人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則形容者謂形狀容貌也作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則天子政教有形容也可美之形容正謂道教周備也故頌譜云天子之意出於此也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節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干戈既戢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邇咸服羣生盡遂其性萬物各得其所即是成功之驗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民也祖之所命者成



業也民安業就須告神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為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功徧告神明所以報神恩也王者德洽始報神功頌述祭祀之狀不言得神之功但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此解頌者唯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於是矣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纓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頌者美詩之名王者不陳魯詩魯人不得作風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爲頌非周頌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備三頌耳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也** 始者王道興 疏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正義曰四始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詩之至者詩理至極盡於此也序說詩理既盡故言此以終之案詩緯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與此不同者緯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又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

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者則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詩既含此五際六情故鄭於六藝論言之 **然**

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

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

**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自從也從北而南江漢之域也先王斥大王王季。麟音呂辛反趾音止騶亦作騶音側雷反召本亦作邵同音上照反後召南召公皆同岐音其宜反山名或音 **疏**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祇被音皮寄反大王音泰 **疏**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正義曰序因關雎是風化之始遂因而申之廣論詩義詩理既盡然後乃說周南召南然者然上語則者則下事因前起後之勢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是王者之風文王之所以教民也王者必聖周公聖人故繫之周公不直名爲周而連言

南者言此文王之化自北土而行於南方故也鵲巢騶虞之德是諸侯之風先王大王王季所以教化民也諸侯必賢召公賢人故繫之召公不復言南意與周南同也周南言化召南言德者變文耳上亦云關雎后妃之德是其所通也諸侯之風言先王之所以教王者之風不言文王之所行兼行先王之道感文王之化爲周南感先王之化爲召南不言先王之教無以知其然故特著之也此實文王之化爲召南不言先王之教無以問王者之風王當在雅在風何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爲風逸以文王稱王則詩當在雅故問之鄭以此詩所述述文王爲諸侯時事以有王者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於時實是諸侯詩人不爲作雅文王三分有二之化故稱王者之風云述其本宜爲風也化雷一國謂之爲風道被四方乃名爲雅文王纔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雖則大於諸侯正名是諸侯之大者耳此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爲作風詩不作雅體體實是風不得謂之爲雅文王末年身實稱王又不可以國風之詩繫之天子身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爲王行化是故繫之三公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爲之主亦此義也其鹿鳴文王詩人本以天子待之作雅非基本之事

故不爲風也若然作王者之風必感聖人之化已知文王之聖應知終必爲王不爲作雅而作風者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文王於時未稱王號或爲作雅或爲作風人志不同故也。箋自從至王季。正義曰釋詁云從自也反覆相訓是自得爲從也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太王始有王迹周之追諡 **周南召南正** 上至太王而已故知先王斥大王王季 **始之道王化之基** **疏** 周南至之基。正義曰既言繫召南二十五篇之詩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王業風化之基本也高以下爲基遠以近爲始文王正其家而後及其國是正其始也化南土以成王業是王化之基也季札見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猶未也服虔云未有雅頌之成功亦謂二南爲王化基始序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意出于彼文也 **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

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

述也。淑常六反善也。哀前儒並如字論語云哀而不傷是也。鄭氏改作秉竹隆反窈烏了反窈徒了反毛云窈窕幽閑也。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怨也。正音庶本又作念好呼報反。迷音求。疏。是以上之義也。○正先說關雎篇義。覆述上后妃之德音。二南南皆是正始之道。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心之所憂憂在進舉賢女不自淫恣。其色又哀傷處窈窕幽閒之女。未得升進思得賢才之人與之共事。君子勞神苦思而無傷害善道之心。此是關雎詩篇之義也。毛意當然定本。是關雎之義。俗本是有以者。誤也。鄭以哀為哀言。后妃衷心念怨在窈窕幽閒之善女。思使此女有賢才之行。欲令宮內和協而無傷害善人之心。餘與毛同。婦人謂夫為君子。上下之通名。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求美德善女使為夫嬪御與之共事。文王五章皆是也。女有美色。男子悅之。故經傳之交通謂女人為色淫者。過也。過其度量謂之為淫。男過愛女謂淫女。色女過求寵是自淫。其色此言不淫。其色者謂后妃不淫恣已身之色。其者后妃也。婦德無厭。志不可滿。凡有情欲莫不妬忌。唯后妃之心憂在進賢。賢人不進以為己憂。不縱恣已色以求專寵。此生民之難事。而后妃之性能然。所以歌美之也。毛以為哀窈窕之人與

詩疏之一 九

后妃同德者也。后妃以已則能配君子。彼獨幽處未升故哀念之也。既哀窈窕之未升。又思賢才之良質。欲進舉之也。哀窈窕。還樂得淑女也。思賢才。還憂在進賢也。殷勤而說之也。指斥詩文則憂在進賢。下三章是也。不淫其色。首章上二句是也。此詩之作。主美后妃進賢之意。主在進賢。故先云進賢。所以經序倒也。鄭解哀字為異。其經亦與毛同。箋哀蓋至好迷。○正義曰。以后妃之求賢女。直思念之耳。無哀傷之事。在其間也。經云。鍾鼓樂之。琴瑟友之。哀樂不同。不得有悲哀也。故云。蓋字之誤。箋所易字多矣。皆註云。當為某字。此在詩初。故云。蓋為疑辭。以下皆倣此。衷與忠字異。而義同。於文中。心為忠。如心為怨。故云。怨之謂念。怨此窈窕之女。思使之有賢才。言不思勝已。而害賢也。無傷害善之心。謂不用使之相傷害。人經稱衆妾有迷。怨欲令窈窕之女和諧。不用使之相傷害。故云。謂好迷也。論語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即此序之義也。論語註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為滅傷其愛。此以哀為衷。彼仍以哀為義者。鄭荅劉炎云。論語註人閒行久。義或異。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以為疑。故兩解之也。必知毛是。毛置篇端。若毛知其誤。自當改之。何須仍作哀字也。毛無

破字之理。故知從哀之義。毛既以哀為義。則以下義勢皆異。於鄭思賢才。謂思賢才之善女也。無傷善之心。言其能使善道全也。庸人好賢。則志有懈倦。中道而廢。則善心傷。后妃能寤寐而思之。反側而憂之。不得不已。未嘗懈倦。是其善道必全。無傷缺之心。然則毛意無傷善之心。當謂三章是也。王肅云。哀窈窕之不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焉若苟慕其色。則善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心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王肅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諧。又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唯七胥反。鳩九尤反。鳥之有至。別者。洲音州。興虛應反。沈許。馭反。案興是譬諭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興。他皆放此。摯本亦作鷖。音至。別彼竭反。下同。說音悅。窈窕淑女君子。樂音洛。諧戶皆反。朝直遙反。廷徒佞反。

好迷 窈窕幽閒也。淑善迷也。言后妃有幽離之德。是幽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官貞專之善女。能為君子和好。好衆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妬。謂三夫人以下。○好

詩疏之一 十

毛如字。鄭呼報反。兔置詩。放此。迷音求。毛云。匹也。本亦作仇音。同。鄭云。怨耦曰仇。閒音閑。下同。耦五口反。能為于偽反。嫉音疾。徐音自。後皆同。疏。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不乘匹而相如。丁路反。以色曰如。關關然。聲音和美者。是雎鳩也。此雎鳩之鳥。雖雌雄情至。猶能自別。退在河中之洲。不乘匹而相隨也。以與情至。性行和諧者。是后妃也。后妃雖說樂君子。猶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宮之中。不褻瀆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妬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處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妬忌。可共以事夫。故言宜也。○鄭唯下二句為異。言幽閒之善女。謂三夫人。九嬪。既化后妃。亦不妬忌。故為君子文王和好。衆妾之怨耦者。使皆說樂也。○傳關關至王化。成。正義曰。釋詁云。關關雍雍音聲和也。是關關為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釋鳥文。郭璞曰。鷓鴣也。今江東呼之為鷓。好在江邊。沚中亦食魚。陸機疏云。鷓鴣大小如鷓。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鷓。而揚雄許慎皆曰。白鷓似鷓。尾上白。定本云。鳥摯而有別。謂鳥中雌雄情意至。厚而猶能有別。故以興后妃說樂君子。情深猶能不淫其色。傳為摯字。實取至義。故箋云。摯之言至。王雎之鳥。雄雌情意至。至然而有別。所以申成毛傳也。俗本云。雎鳩王雎之鳥。者。誤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也。李巡曰。四方皆有水中中央獨



可居釋水又曰小洲曰渚小渚曰汜小汜曰坻江有渚傳曰  
渚小洲也兼葭傳谷風箋並云小渚曰汜皆依爾雅為說也  
坻小渚也言不與諸者心中和悅志意適每事皆然故云無不  
和諧又解以在河之洲為喻之意言后妃雖悅樂君子不淫  
其色能謹慎貞固居在幽閒深宮之內不妄淫褻君子若雖  
使夫婦有別故以與焉后妃則性純子孝故能父事親也孝子為  
臣必忠故天子無犯非禮故王化得成也。傳窮窳至好匹  
廷既正則天下無犯非禮故王化得成也。傳窮窳至好匹  
正義曰窳窳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窳窳然故箋言幽閒  
深宮是也傳知其幽深而閒靜也揚雄云善心為窳窳宜為居處  
故云幽閒言其幽深而閒靜也揚雄云善心為窳窳宜為居處  
者非也述匹釋詁文係炎云相求之匹詩本作速爾雅多作  
仇字異音義同也又曰后妃有關係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  
女宜為君子之好匹者美后妃有關係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  
之狀揔言宜求為君子好匹則揔謂百二十人矣。箋不嫌  
至以下。正義曰下箋三夫人九嬪以下此直云三夫人以  
下然則九嬪以下揔謂眾妾三夫人以下唯兼九嬪耳以其

詩疏一之一

主

淑女和好衆妾據尊者故唯指九嬪以上也求菜論皆樂后  
妃之事故兼言九嬪以下揔百二十人也若然此衆妾謂世  
婦德者充之無則闕所以得有怨者以其職卑德小不能無  
怨故淑女和好之見后妃和諧能化羣下雖有小怨和好從  
化亦所以明后妃之德也此言百二十人者周南王者之風  
先無嬪妾一人皆須后妃求之且百二十人之數周禮始置  
鄭於檀弓差之帝譽立四妃帝堯因焉舜不告而娶不立正  
妃夏增以九女為十二人殷則增以二十七人為三十九人  
至周增以八十一人為百二十人當殷之時唯三。參差荇  
菜左右流之。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箋云左右助  
也言后妃將共荇菜之菹必有功而求之者言三夫人九嬪  
以下皆樂后妃之事。參初金反差初宜反又初佳反荇衡  
猛反本亦作荇沈有並反左右王申毛如字鄭上音佐下音  
佑接余音餘本或作荇茶非共音恭本或作供下共荇菜並  
同荇阻魚反字又作荇孃鼻。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寤  
申反內官名樂音洛又音岳

寤寐也箋云言后妃覺寐則常求此賢女欲與  
之共已職也。寤五路反寐莫利反覺音教。疏。參差至  
毛以為后妃性既和諸堪居后職當共荇菜以事宗廟后妃  
言此參差然不齊之荇菜須嬪妾左右佐助而求之由此之  
故思求淑女窈窕然幽閒貞專之善女后妃寤寐之時常求  
之也。鄭以為夫人九嬪既不和思世婦女御又無怨爭上  
下說樂同化后妃故於后妃將共參差之荇菜以事宗廟之  
時則樂御之善女未得之時后妃於寤寐之中常求之欲與之  
言樂助后妃然後倒本其事于后妃而求之皆樂后妃之事既  
幽閒之善女未得之時后妃於寤寐之中常求之欲與之共  
已職事故得之也。傳荇接至宗廟。正義曰釋草云荇接  
余其葉符陸機疏云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真徑寸餘浮在  
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  
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案酒是也定本荇接余也俗本荇下有  
菜字衍也流求釋言文也所以論求菜事以美后妃者以德  
不和諧不當神明則不能事宗廟也案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  
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入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  
庶物之一不謂今后妃盡備庶物也。禮記祭統曰水草之菹  
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入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

詩疏一之一

主

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  
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是祭必備庶物也此經序無言祭事  
知事宗廟者以言左右流之助后妃求菜若非祭菜后不  
親采采蘩言夫人奉祭明此亦祭也。箋左右至之事。正  
義曰左右助也釋詁文此章未得荇菜故助而求之既得故  
每云左右此章始求謂未當祭時故云將共荇菜四章琴瑟  
友之卒章鍾鼓樂之皆謂祭時故箋云共荇菜之時也此云  
助而求之謂未祭時亦贊助也故天官九嬪職云凡祭禮贊  
后薦徹豆邊世婦職云祭之日涖陳女官之具凡內羞之物  
女御職曰凡祭禮贊世婦天官序官註云夫人之於后猶三  
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之事明祭時皆在故下章論  
祭時皆有淑女之文明贊助可知也此九嬪以下兼世婦女  
御也言皆樂后妃之事者明既化其德又樂其事見后妃德  
盛感深也事者荇菜之事也。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為勞務尚能樂之況於其德乎。悠哉悠哉輾轉反  
服思之也箋云服事也求賢女而不。悠哉悠哉輾轉反  
得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乎。誠思之卧而不周曰輾  
側。悠音由輾本亦作展哲善反呂忱從車展鄭云不周曰輾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輾注本或作卧而疏求之至反側。毛以為后妃求此賢

不周者刺二字也。疏女之不得則覺寐之中服膺念慮而

思之又言后妃誠思此淑女哉。誠思此淑女哉。其思之時則

輾轉而復反側。思念之極深也。鄭唯以服為事求賢女而

不得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餘同也。傳服思之也

。正義曰王肅云服膺思念之箋以釋詰文服事也。本求淑

女為已職事故易之也。箋卧而不周曰輾。正義曰書傳

日帝猶反側晨興則反側亦卧而不正也。反側既為一則輾

轉亦為一俱為卧而不周矣。箋獨以輾為不周者辨其難明

不嫌與轉異也。澤陂云輾轉伏枕伏枕據身伏而不周則輾

轉同為不周明矣。反側猶反覆輾轉猶轉轉是也。參差荇

菜左右采之。箋云言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采之者。窈窕淑女琴瑟

友之。宜以琴瑟友樂之箋云同志為友言賢女之助后妃

共荇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時樂必

作疏。參差至友之。毛以為后妃本已求淑女之意言既

女也。故思念此處窈窕然幽閒之善女若來則琴瑟友而樂

之思設樂以待之親之至也。鄭以為后妃化感羣下既求

詩疏之一

卷

章八句

下是毛公本意後放此。疏自古而有篇章

與也。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

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為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為一言。左氏曰臣之業在

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不敢告人也。秦漢以來

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也。秦漢以來

衆儒各為訓詁。乃有句稱論語註云此我行其野之句

是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

也。章者明也。摠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篇者編也。言出

瑟在堂亦取此云琴瑟友之言。淑女二文不同者。因事異而變

樂之共荇菜之事。為鍾鼓樂。淑女二文不同者。因事異而變

其文以琴瑟相和似人情。志故以友言之。鍾鼓鏗去非情。志

可比。故以樂言之。見祭時淑女情。志之和。而因聽祭樂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有毛擇也。箋云后妃既得荇菜必

為拔而此云荇之故。知拔菜而擇之也。毛訓窈窕淑女鍾

鼓樂之。言共荇菜之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樂之

音洛又音岳。或云。疏。箋。琴瑟至其禮。正義曰知琴瑟在

協韻宜五教反。疏。堂。鍾鼓在庭者。阜陶謨云琴瑟以詠

祖考來格。乃云。下。管。鼓。明。琴。瑟。在。上。鼓。在。下。大。射。禮。頌

鍾在西階之西。笙鍾在東階之東。是鍾鼓在庭也。此詩美后

妃能化淑女共樂其事。既得荇菜以祭宗廟。上下樂作。盛

此淑女所共之禮也。樂雖主神。因共荇菜歸美淑女耳。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

章八句。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疏。自古而有篇章

與也。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

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為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挹彼注茲是也徧檢諸本皆云河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爲二句也顏延之云詩祀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仲冷之言未可據也句字之數四言爲多唯以二三七八者將由言以申情唯變所適播之樂器俱得成文故也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爲離雖在句中不以爲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爲韻之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類也兮者其實七分迨其吉兮之類也矣者類之厚矣出自口矣之類也者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之類也乎者俟我于著乎而伐檀且漣猗之篇此等皆字上爲韻不爲義也然人志各異作詩不同必須聲韻諧和曲應金石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圖實其然乎其虛其徐既亟且且之類是也章者積句所爲不限句數也以其作者陳事須有少章摠一義必須意盡而成故也累句爲章則一句不可二句得爲之虛令及魚麗之下三章是也其三句則麟趾甘棠騶虞之類是也其多者載芣三十一句閟宮之三章三十八句自外不過也篇之大小隨章多少風雅之中少猶兩章以上即騶虞涓陽之類是也多則十六以下正月桑

詩疏一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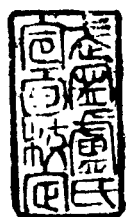
五

桑之類是也唯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鳥皆一章者以其風雅敘人事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殷勤故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太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則論功頌德之詩亦殷勤而重章也雖云盛德所同魯頌實不及制故頌體不一也高宗一人而玄鳥一章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或以武丁之德上不及成湯下又踰於魯僖論其至者同於太平之歌述其祖者同於論功之頌明成功有大小其篇詠有優劣采立章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共述一事采蘋之類或一事疊爲數章甘棠之類或初同而未異東山之類或首異而未同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既醉之類或章重而事別鴉之類何草不黃隨時而改色文王有聲因事而變文采采若昔一章而再言賓之初筵三章而一發或篇有數章章句衆寡不等章有數句句字多少不同皆由各言其情故體無恒式也東山序云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不謂末章爲卒章及左傳曰七月之卒章又揚之水卒章者東山分別章意從一而終於四故不言卒章也左傳言卒章者卒終也言終篇之章言卒者對始

也終篇爲卒章則初篇爲首章矣故鄭注禮記云繼衣之首章是也若然言卒者對首也則武唯一章而左傳曰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者以耆定爾功是章之卒句故也大司樂注云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者正謂其卒篇謂之章者乘上騶虞爲樂章故言在召南之卒章也定本章句在篇後六藝論云未有若今傳訓章句明爲傳訓以來始辨章句或毛氏即題或在其後人未能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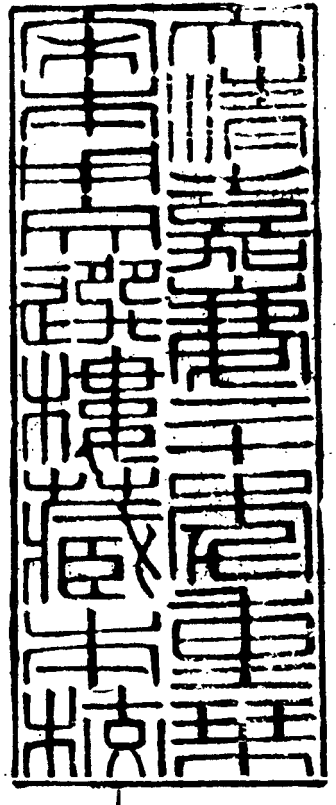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一之一



詩疏一之一

五



刑部員外南昌黃中栻栻